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### 第五回 墊空當快手結新歡 包住宅調頭瞞舊好

按：當下上燈時候，王蓮生下樓上轎，抬至東合興里吳雪香家。來安通報。娘姨打起簾子，迎到房裏。祇有朱藹人和葛仲英並坐閑談。王蓮生進去，彼此拱手就坐。蓮生叫來安來吩咐道：「耐到對過姚家去看看，樓浪房間裏物事阿曾齊。」來安去後，葛仲英因問道：「我今朝看見耐條子，我想，東合興無撥哈張蕙貞呢。後來相幫說，明朝有個張蕙貞調到對過來，阿是嘍？」朱藹人道：「張蕙貞名字也勿曾見過歌，耐到陸裏去尋出來個嘍？」蓮生微笑道：「謝謝耐，晚歌沈小紅來，勸說起，阿好？」朱藹人、葛仲英聽了皆大笑。

一時，來安回來稟說：「房間裏纔舒齊咿哉。四盞燈搭一祇榻床，說是勿多歌送得去，榻床末排好，燈末也掛起來哉。」蓮生又吩咐道：「耐再到祥春里去告訴俚。」來安答應，退出客堂，交代兩個轎班道：「耐俚勸走開。要走末，等我轉來仔了去。」說畢出門，行至東合興里弄口，黑暗裏閃過一個人影子，挽住來安臂膊。來安看是朱藹人的管家，名叫張壽，乃嘆道：「做啥嘍，嚇我價一跳！」張壽問：「到陸裏去？」來安攙著他說：「搭耐一淘去白相歌。」

於是兩人勾肩搭背，同至祥春里張蕙貞家，向老娘姨說了，叫他傳話上去。張蕙貞又開出樓窗來，問來安道：「王老爺阿來嘍？」來安道：「老爺來啲嚟酒，勿見得來哉哩。」蕙貞道：「嚟酒叫啥人？」來安道：「勿曉得。」蕙貞道：「阿是叫沈小紅？」來安道：「也勿曉得呢。」蕙貞笑道：「耐末算幫耐老翁，勿叫沈小紅叫啥人嘍？」來安更不答話，同張壽出了樣春里，商量「到陸裏去白相」。張壽道：「就不過蘭芳里哉哩。」來安說：「忒遠。」張壽道：「勿是末潘三搭去，看看徐茂榮阿來啲。」來安道：「好。」

兩人轉至居安里，摸到潘三家門首，先在門縫裏張一張，舉手推時，卻是拴著的。張壽敲了兩下，不見答應。又連敲了幾下，方有娘姨在內問道：「啥人來啲碰門嘍？」來安接嘴道：「是我。」娘姨道：「小姐出去哉，對勿住。」來安道：「耐開門哩。」等了好一會，裏面靜悄悄的不見開門。張壽性起，拐起腳來把門「彭彭彭」踢的怪響，嘴裏便罵起來。娘姨纔慌道：「來哉，來哉！」開門見了，道：「張大爺、來大爺來哉，我道是啥人。」來安問：「徐大爺阿來裏？」娘姨道：「勿曾來呢。」張壽見廂房內有些火光，三腳兩步，直闖到房間裏，來安也跟進去。祇見一人從大床帳子裏鑽出來，拍手跺腳的大笑。看時，正是徐茂榮。張壽、來安齊說道：「倪倒來驚動耐哉呢，阿要對勿住嘍！」娘姨在後面也呵呵笑道：「我祇道徐大爺去個哉，倒來啲床浪。」

徐茂榮點了榻床煙燈，叫張壽吸煙。張壽叫來安去吸，自己卻撩開大床帳子，直爬上去。祇聽得床上扭做一團，又大聲喊道：「啥嘍，勿勿清爽！」娘姨忙上前勸道：「張大爺，勸哩」張壽不肯放手，徐茂榮過去一把拉起張壽來，道：「耐末一泡子吵去看光景，阿有點清頭嘍！」張壽抹臉羞他道：「耐算幫耐相好哉，阿是耐個相好嘍？哪，面孔！」

那野雞潘三披著棉襖下床。張壽還笑嘻嘻看著他做景致。潘三沉下臉來，白瞪著眼，直直的看了張壽半日。張壽把頭頸一縮，道：「阿嘍，阿嘍！我嚇得來！」潘三沒奈何，祇掙出一句道：「倪要板面孔個！」張壽隨口答道：「勸說啥面孔哉！耐就板起屁股來，倪……」說到「倪」字，卻頓住嘴，重又上前去潘三耳朵邊說了兩句。潘三發極道：「徐大爺耐聽哩，耐俚好朋友說個啥閑話嘍！」徐茂榮向張壽央告道：「種種是倪勿好，叨光耐搭倪包荒點，好阿哥！」張壽道：「耐叫饒仔也罷哉，勿然我要問聲俚看，大家是朋友，阿是徐大爺比仔張大爺長三寸嘍？」潘三接嘴道：「耐張大爺有恩相好來啲，倪是巴結勿上呢，祇好徐大爺來照應點倪呢。」張壽向來安道：「耐聽哩，徐大爺叫得阿要開心！徐大爺個魂靈也撥俚叫仔去哉。」來安道：「倪勸聽，阿有啥人來叫聲倪嘍？」潘三笑道：「來大爺末算得是好朋友哉，說說閑話也要幫句把嘴。」張壽道：「耐要是說起朋友來……」剛說得一句，被徐茂榮大喝一聲，剪住了道：「耐再要說出啥來末，兩記耳光！」張壽道：「就算我怕仔耐末哉，阿好？」徐茂榮道：「耐倒來討我個便宜哉！」一面說，一面挽起袖子，趕去要打。張壽慌忙奔出天井，徐茂榮也趕出去。

張壽拔去門門，直奔到弄東轉彎處，不料黑暗中有人走來，劈頭一撞。那人說：「做啥，做啥？」聲音很覺嘶熟。徐茂榮上前問道：「阿是長哥嘍？」那人答應了。徐茂榮遂拉了那人的手，轉身回去；又招呼張壽道：「進來罷，饒仔耐罷。」

張壽放輕腳步，隨後進門，仍把門門上，先向簾下去張看那人，原來是陳小雲的管家，名叫長福。張壽忙進去問他：「阿是散仔臺面哉？」長福道：「陸裏就散？局票坎坎發下去。」張壽想了想，叫：「來哥，倪先去罷。」徐茂榮道：「倪一淘去哉。」說著，即一哄而去，潘三送也送不及。

四人同離了居安里，往東至石路口。張壽不知就裏，祇望前走。徐茂榮一把拉住，叫他朝南。張壽向來安道：「倪勿去哉哩。」徐茂榮從背後一推，說道：「耐勿去？耐強強看！」張壽幾乎打跌，祇得一同過了鄭家木橋。

走到新街中，祇見街傍一個娘姨，搶過來叫聲「長大爺」，拉了長福袖子，口裏說著話，腳下仍走著路，引到一處，推開一扇半截門闌進去。裏面祇有個六七十歲的老婆子，靠壁而坐。桌子上放著一盞暗昏昏的油燈。娘姨趕著叫郭孝婆，問：「煙盤來啲陸裏？」郭孝婆道：「原來裏床浪呢。」

娘姨忙取個紙吹，到後半間去，向壁間點著了馬口鐵回光鏡玻璃罩壁燈，集得高高的，請四人房裏來坐，又去點起煙燈來。長福道：「鴉片煙倪勸喫，耐去叫王阿二來。」娘姨答應去了。那郭孝婆也顛頭簸腦，摸索到房裏，手裏拿著根洋鋼水煙筒，說：「陸裏一位用煙？」長福一手接來，說聲「勸客氣」。郭孝婆仍到外半間自坐著去。張壽問道：「該搭是啥個場花嘍？耐俚倒也會白相啲！」長福道：「耐說像啥場花？」張壽道：「我看起來叫『三勿像』：野雞勿像野雞，臺基勿像臺基，花煙間勿像花煙間。」長福道：「原是花煙間。為仔俚有客人來啲，借該搭場花來坐歌，阿懂哉？」

說著，聽得那門闌「呀」的一聲響，長福忙往外看時，正是王阿二。進房即叫聲「長大爺」，又問三位尊姓，隨說：「對勿住，剛剛勿恰好。耐俚要是勿嫌醜呢，就該搭坐歌喫煙，阿好？」長福看看徐茂榮，候他意思。徐茂榮見那王阿二倒是花煙間內出類拔萃的人物，就此坐坐倒也無哈，即點了點頭。王阿二自去外間，拿進一根煙槍與兩盒子鴉片煙，又叫郭孝婆去喊娘姨來沖茶。張壽見那後半間祇排著一張大床，連桌子都擺不下，局促極了，便又叫：「來哥，倪先去罷。」徐茂榮看光景也不好再留。

於是張壽作別，自和來安一路同回，仍至東合興里吳雪香家。那時臺面已散，問：「朱老爺、王老爺陸裏去哉？」都說「勿曉得」。張壽趕著尋去。來安也尋到西薈芳里沈小紅家來，見轎子停在門口，忙走進客堂，問轎班道：「臺商散仔啥辰光哉？」轎班道：「勿多一歌。」來安方放心。

適值娘姨阿珠提著水鉢子上樓，來安上前央告道：「謝謝耐，搭倪老爺說一聲。」阿珠不答，卻招手兒叫他上去。來安捏手捏腳，跟他到樓上當中間坐下，阿珠自進房去。來安等了個不耐煩，側耳聽聽，毫無聲息，卻又不敢下去。正要磕睡上來，忽聽得王蓮生咳嗽聲，接著腳步聲。

又一會兒，阿珠掀開簾子招手兒。來安隨即進房，祇見王蓮生獨坐在煙榻上打呵欠，一語不發。阿珠忙著絞手巾。蓮生接來揩了一把，方吩咐來安打轎回去。來安應了下來，喊轎班點燈籠，等蓮生下來上了轎，一徑跟著回到五馬路公館。來安纔回說：「張蕙貞搭去說過哉。」蓮生點頭無語。來安伺候安寢。

十五日是好日子，蓮生十點半鐘已自起身，洗臉漱口，用過點心便坐轎子去回拜葛仲英。來安跟了，至後馬路永安里德大匯劃莊，投進帖子，有二爺出來擋駕，說：「出門哉。」

蓮生乃命轉轎到東合興里，在轎中望見「張蕙貞寓」四個字，泥金黑漆，高揭門楣。及下轎進門，見天井裏一班小堂名，搭著一座小小唱臺，金碧丹青，五光十色。一個新用的外場看見，搶過來叫聲「王老爺」，打了個千。一個新用的娘姨，立在樓梯上，

請王老爺上樓。

張蕙貞也迎出房來，打扮得渾身上下，簇然一新，蓮生看著比先時更自不同。蕙貞見蓮生不轉睛的看，倒不好意思的，忙忍住笑，拉了蓮生袖子，推進房去。房間裏齊齊整整，鋪設停當。蓮生滿心歡喜，但覺幾幅單條字畫還是市買的，不甚雅相。

蕙貞把手帕子掩著嘴，取瓜子碟子敬與蓮生。蓮生笑道：「客氣哉。」蕙貞也要笑出來，忙回身推開側首一扇屏門，走了出去。蓮生看那屏門外原來是一角陽臺，正靠著東合興里，恰好當做大門的門樓。對過即是吳雪香家。蓮生望見條子，叫：「來安，去對門看看葛二少爺阿來，來來末說請過來。」

來安領命去請。葛仲英即時盪過這邊，與王蓮生廝見。張蕙貞上前敬瓜子。仲英問：「阿是貴相好？」打量一回，然後坐下。蓮生說起適纔奉候不遇的話，又談了些別的。祇見吳雪香的娘姨，名叫小妹妹，來請葛仲英去喫飯。王蓮生聽了，向仲英道：「耐也勿曾喫飯，倪一淘喫哉。」仲英說「好」，叫小妹妹去搬過來。王蓮生叫娘姨也去聚豐園叫兩樣。

須臾，陸續送到，都擺在靠窗桌子上。張蕙貞上前篩了兩杯酒，說：「請用點。」小妹妹也張羅一會，道：「耐哋慢慢交用，倪搭先生梳頭去，梳好仔頭再來。」張蕙貞接說道：「請耐哋先生來白相。」小妹妹答應自去。

葛仲英喫了兩杯，覺得寂寞，適值樓下小堂名唱一套《訪普》昆曲，仲英把三個指頭在桌子上拍板眼。王蓮生見他沒興，便說：「倪來豁兩拳。」仲英即伸拳來豁，豁一杯喫一杯。約摸豁過七八杯，忽聽得張蕙貞在客堂裏靠著樓窗口叫道：「雪香阿哥，上來哩。」王蓮生往下一望，果然是吳雪香，即笑向葛仲英道：「貴相好尋得來哉。」隨後一路小腳高底聲響，吳雪香已自上樓，也叫聲「蕙貞阿哥」。張蕙貞請他房間裏坐。

葛仲英方輸了一拳，因叫吳雪香道：「耐過來，我搭耐說句閑話。」雪香翹起著腳兒，靠在桌子橫頭，問：「說啥嘍？說哩。」仲英知道不肯過來，覷他不提防，伸過手去，拉住雪香的手腕，祇一拖。雪香站不穩，一頭跌在仲英懷裏，著急道：「算啥嘍！」仲英笑道：「無啥，請耐喫杯酒。」雪香道：「耐放手哩，我喫末哉。」仲英那裏肯放，把一杯酒送到雪香嘴邊，道：「要耐喫仔了放。」雪香沒奈何，就在仲英手裏一口呷了，趕緊掙起身來，跑了開去。

葛仲英仍和王蓮生豁拳。吳雪香走到大洋鏡前照了又照，兩手反撐過去摸摸頭看。張蕙貞忙上前替他吧頭用力的撇兩撇，拔下一枝水仙花來，整理了重又插上，端詳一回。因見雪香梳的頭盤旋伏貼，乃問道：「啥人搭耐梳個頭？」雪香道：「小妹妹哋，但是梳勿好個哉。」蕙貞道：「蠻好，倒有樣式。」雪香道：「耐看高得來，阿要難看。」蕙貞道：「少微高仔點，也無啥。但是梳慣仔，改勿轉哉，阿曉得？」雪香道：「我看耐個頭阿好。」蕙貞道：「先起頭倪老外婆搭我梳個頭，倒無啥；故歇教娘姨梳哉，耐看阿好？」說著，轉過頭來給雪香看。雪香道：「忒歪哉。說末說歪頭，真真歪來哋仔，阿像啥頭嘍！」

兩個說得投機，連葛仲英、王蓮生都聽住了，拳也不豁，酒也不喫，祇聽他兩個說話。及聽至吳雪香說歪頭，即一齊的笑起來。張蕙貞便也笑道：「耐哋拳啥勿豁哉嘍？」王蓮生道：「倪聽仔耐哋說閑話，忘記脫哉。」葛仲英道：「勿豁哉，我喫仔十幾杯。」張蕙貞道：「再用兩杯哩。」說了，取酒壺來給葛仲英篩酒。吳雪香插嘴道：「蕙貞阿哥勳篩哉，俚喫仔酒要無清頭個，請王老爺用兩杯罷。」張蕙貞笑著，轉問王蓮生道：「耐阿要喫嘍？」蓮生道：「倪再豁五拳喫飯，總勳緊哋。」又笑向吳雪香道：「耐放心，我也勿撥俚多喫末哉。」雪香不好攔阻，看著葛仲英與王蓮生又豁了五拳。張蕙貞篩上酒，隨把酒壺授與娘姨收下去。王蓮生也叫拿飯來，笑說：「夜頭再喫罷。」

於是喫飯揩面，收拾散坐。吳雪香立時催葛仲英回去。仲英道：「歇一歇哩。」雪香道：「歇啥嘍，倪勳。」仲英道：「耐勳，先去末哉。」雪香瞪著眼問道：「阿是耐勿去？」仲英祇是笑，不動身。雪香使性子，立起來一手指著仲英臉上道：「耐晚歇來末，當心點！」又轉身向王蓮生說：「王老爺來啊。」又說：「蕙貞阿哥，倪搭來白相相哩。」張蕙貞答應，趕著去送，雪香已下樓了。

蕙貞回房，望葛仲英嗤的一笑。仲英自覺沒趣，局促不安。倒是王蓮生說道：「耐請過去罷，貴相好有點勿舒齊哉。」仲英道：「耐瞎說！管俚舒齊勿舒齊。」蓮生道：「耐勳實概哩。俚教耐過去，總是搭耐要好，耐就依仔俚也蠻好哋。」仲英聽說，方纔起身。蓮生拱拱手道：「晚歇請耐早點。」仲英乃一笑告辭而去。

第五回終。